

郴江幸自绕郴山

席云玲



郴州裕后街。

通讯员 摄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此时他的老师苏轼正谪居在海南儋州，故土遥远，亲朋离散，前途未卜，秦少游无心欣赏郴州美丽的山水，他的内心充满了孤苦与惆怅，“雾失楼台，月迷津渡”，郴州的自然景观在他心里幻化成飘忽难测的命运。诗词传到苏轼那里，他无限感伤。三年后，秦观客死藤州（今广西藤县）。北归途中的苏轼闻噩耗痛哭不已，他将这首著名的词写于扇面并题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米芾闻之深为感动，随之将词与跋文书写，后郴州知军邹恭命人将三者文字摹刻于苏仙岭石壁，成为苏仙岭著名的“三绝碑”。

韩愈第一次贬官遇赦在郴州待命，停留了四个多月，期间他写下了多篇描写湘南地区民风民俗的诗篇，其中著名的有《又鱼招张公》《郴州祈雨》《送孟秀才序》等。郴州有幸迎来这位文坛领袖，郴州人民不仅千年传颂着他在郴州留下的感人诗篇，还在美丽的北湖为他塑像，建造了鱼亭。

距韩愈最后一次到郴州的278年后，秦观（1049年至1100年）因党祸之累，以戴罪之身被贬郴州。1097年暮春，秦观孤身栖息在郴州的客栈里写下了著名的《踏莎行·郴州旅舍》：

在窗前，大雨倾盆，整座城市都在风雨中迷离。好在傍晚雨停了，当西方露出彩霞时，我们决定去裕后街看看。

裕后街是郴州现存最古老的一条街，她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回荡着湘南千年古韵。这条街的南关是湘粤古道北端的终点，粤地的货物用骡马驮至这里，再用商船顺郴江北宋水、湘江，北来的货物到这里卸货，然后用骡马走湘粤古道运到岭南。自开通湘粤古道，这儿便成为繁华的水陆码头。来往于湘粤古道的骡马日以千计，挑夫不下万人，出入码头的商船日达三四十艘。郴江沿岸商铺林立，民居鳞次栉比，于是以裕后街为中心逐渐形成郴州的“九街十八巷”。

裕后街的商业鼎盛期是在清道光年间。

我们到裕后街时已是华灯初上，只对面的山峰全然不见，浓重的乌云笼罩

夜空，黄色的“裕后街”三个大字赫然闪亮在江边骑马墙上。今天的裕后街已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游人如织。我们沿江前行，只见江边一个个店铺门口摆满各种美食，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

步行约百米，走过一个小桥，就走进了古街。古街街道不宽，青石铺路，两边房屋飞檐翘角，黄色的灯笼悬挂在房檐下。游人很多，三五成群，款款而行。

我看到古街临江处有个“司马渡”，渡口边有个身着清朝装扮的铜像，在渡口边凭栏眺望，只见霓虹灯倒影下的郴江如闪光的金缎，波光翻涌，我似乎听到北来的摇橹声和南来的马蹄声。

往前走就是“郴江桥”，我们随人流走上曲折的廊桥，只见廊桥座椅上坐满了人。前面不远处传来铿锵有力的鼓声，有人在教非洲鼓。旁边竖有牌子：“郴州旅游打卡，教玩非洲鼓。”有个小女孩和一个年轻人正在学习。

走出廊桥，我们站在岸边，举目远眺，只见前方的“鹊仙桥”横卧在郴江碧波之上。华灯璀璨，“鹊仙桥”三字清晰可见。“鹊仙桥”是为纪念秦观著名的词作《鹊桥仙·纤云弄巧》而建，这首词写于郴州的七月，是秦观为怀念不久前他在长沙邂逅的技艺而作。

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为爱情的千古绝唱。这首词和他前两月写下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无论从格调、境界、心情上都截然不同。

郴州有幸迎来迁客骚人，郴江有情激荡千古雅韵！今日之郴州已是物华天宝，成为湘南一颗璀璨的明珠，韩愈、秦少游等泉下如有知，应含笑再赋新词了！

作家作家

想要发芽的心情在秋天结成童话。

初识诺亚是在十年前，那时我刚进入毛泽东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班学习，她在文学院工作，我只知道她是一位青年作家，虽然通过班级群互加了微信，但工作或生活中并没有交集。偶尔去文学院，远远地也会看到她，青春的气息从她精致的面容里奔跑出来，年轻又长得好看是我对诺亚的第一印象。

再一次见到诺亚是在湖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她作为青年作家代表进行现场发言，在谈到创作的初心时，她分享了自己童年的不快乐，那些不被重视、内心孤独的童年经历就像被切片的标本一样存放在记忆的储藏室里，她向我们推开了这扇门。正因如此，她希望孩子们的童年都很快乐，她要创造快乐的童话。听她分享的时候，我的眼泪似一条河流再一次流经自己的童年，最后从眼眶流淌下来。曾经在童年淋过雨的她现在为孩子们撑起了伞，她用童话一边治愈自己，一边疗愈他人。

我对诺亚以及她的作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是在我来到文学院兼职以后，她成为了我工作上的老师，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且完整的她。她是一位典型的都市女孩，从小生活在机关大院里，童年经历了一段内心孤独的时光，如今，她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猫咪来陪伴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为她的创作描绘下了底色。在她的作品中，人并不孤独，与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自由交流，猫咪也成了独特的存在。同时，作家也对作品负责，她如同一位极其用心的工匠，用对生命的关怀来构建理想的童话世界，所以，在她的作品中，爱与平等成为重要的精神内核，主人公们在一场场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温暖救赎。

在诺亚编织的童话世界里，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共同开启一场场爱的教育和启迪：无所不能的熊猫公司帮助客户解决各种问题，植物鼓励专家鼓励一颗为四叶草的生长而让路的西瓜，烙饼章鱼冒

险旅行让故事自己书写故事……在她的笔下，所有奇妙的想象都变得合理，所有故事都奔赴温暖。

诺亚始终在为童话创作做积极准备。她说，因为要创作让孩子们喜爱的作品，所以她要让自己先成为孩子。她利用业余时间去探索孩子们喜爱的多元世界，去着手办、开盲盒，接轨当下青少年喜爱的二次元文化；她养萌宠、钻研植物，是动物世界纪录片的忠实粉丝等。她的时间也被阅读和写作填满，那令人叹服的想象力，不仅是她作为一名童话作家的意识自觉，也是无数个失眠的日子里梦境与现实的交织，她的生活与创作已经融为一体。

阅读了她的作品后，我开始理解她，理解她生活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情感，比如说，她会在行走时指认路边大朵大朵的白玉兰：“你看，这些白色的鸟儿飞回来了”，会在院子里的西瓜苗栽上之后满心期待：“这些西瓜会结得活吧？要不然，我会很伤心的”，还会在散步时蹲下来和一株株花草聊天……在一位童话作家的世界里，处处都是童话的种子，连心情都想要发芽。

诺亚的话不多，就像她的创作一样始终保持着语言的简洁，但每次总能直击要点。有一次，她偶然间看到了我的一篇习作，她站在文学创作的专业角度向我提出修改意见，又二话不说地默默利用一个中午的时间帮我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并细心地将修改的地方全部进行标红，最后发给我。那一刻，无法言说的感动涌上我的心头，如若文学创作是作者在黑夜中的独行，那么诺亚则用自己的真诚为独行者举起了灯火。我看着那些标红的文字，红得透亮，透亮中闪烁着善意的光芒。

为他人撑伞，也为他人举灯。年轻的诺亚一直心怀最大的善意，在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想，她倾心种植的童话，一定会在读者们的心上开花！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诺亚，本名彭湖，中国作协会员、《湖南作家》副主编）

父亲的摆渡船

龚银娥

记得那年我染了疟疾，忽冷忽热，父亲连夜撑船送我去镇上瞧大夫。河上起了雾，船行得慢，父亲便脱了衣裳裹住我，自己赤着胳膊撑船。月光下，我看他的背上滚动着汗珠，像清晨荷叶上的露水。后来烧退了，我却迷上了镇上的学堂，父亲便每日多撑两趟船，凑足了我的学费。

“野渡无人舟自横”，父亲不识字，却常念叨这句不知从哪听来的诗。农闲时，他爱坐在船头抽烟，烟袋锅子里的火星明灭，映着他皱纹里的笑意。有回我放学回来，见他正用桐油在补船缝，便说要帮他。他递过油刷子，说：“船和人一样，要常修补才不沉。”那时不懂，如今想来，他修补的何止是船。

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离家那日，父亲执意要撑船送我。晨雾中，他的背影愈发佝偻，撑船的动作却依然利落。船至对岸，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摞着几块银圆。“拿着，”他说，“城里不比乡下。”我推辞不过，接下时触到他掌心厚厚的老茧，粗粝如船桨的木柄。

去年回乡，见那船已朽了一半，船底长了青苔，静静地卧在河滩上。父亲老了，撑不动船了，却仍每日去河边坐坐。我陪他坐着，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他忽然说：“这船载过你，值了。”声音很轻，散在风里，却重重地落在我心上。

如今每见流水，便想起父亲的摆渡船。它载着我的童年，渡过岁月的河，驶向远方。而父亲，始终是那个沉默的摆渡人，一桨一桨，把我送向他未曾到达的彼岸。

河还是那条河，只是少了艘老船，少了那个弓着背撑船的人。

乡野的落日，落落大方（组诗）

陈惠芳

与一群羊不期而遇

这么多年了
故乡从来没有秃头
一身茂盛的体毛
从头顶长到了脚趾间
一条毛茸茸的路，通往楚江
另一条毛茸茸的路，也通往楚江

我与一群羊，不期而遇
它们一路撕扯着草叶
还调皮地偷食未收割的稻谷
我不能惊动这群天真的儿女
它们的母亲，就在其中

割了板寸头的田野
保存了黄金的田野
铺垫到楚江，楚江青幽
我尾随着这群羊
遇江而止，望江止渴

我的背后，是老屋，是芙蓉山
左边是果恩峰，右边是洪家大山
我的前面，是奔走的楚江与羊群
我用眼睛与镜头
贪婪地啃食故乡的一切

直至手机与天色
一道黑屏

割草皮的人

故乡的天，不是脸皮
只是脸色

有时候，脸色很重
有时候，脸色很轻
或重或轻，阳光与雨点
都控制不住，容易掉下来

故乡的脸皮
在田野，在草地
故乡的脸皮
一落地，一生根
就厚了，像我

故乡的脸皮厚
瞧一瞧这一帮人
使劲地，推銷故乡的厚脸皮
一块一块
切割，卷好
捆绑，搬运

故乡的脸皮真厚
连着泥土，散发青翠的气味
沾亲带故，进城去了

除了色盲，都能看见倒影

世道清，河道清
除了色盲，都能看见倒影

由春而夏，由夏而秋
花色作了许多的减法

冬更甚，一如既往，至简之极
此时，黄牛正在河边吃草

倒影是黄

黑牛则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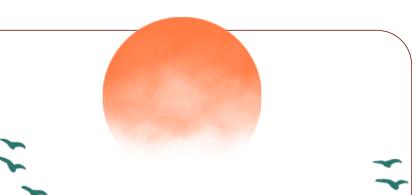
我偏黑，黑里透红
近视，却无老花
我想看看自己的倒影
因站位不易把握
便视飘摇的水草
为倒影中的一种

没见过蝴蝶飞过水面
添加若隐若现的倒影
蝴蝶的脖子
能否像鸟雀一样反转
顾盼生辉
它背负如此斑斓的身世
却不知情

我一直相信
落日是圆的
事实上，落日一直是圆的
不像月亮，有圆有缺
圆的时候少，缺的时候多

在高楼的夹缝中
城市的落日，像一个害羞的
西红柿

其实，城市的落日
就是乡野的那一枚
像一家子人，共一个灶屋
烧木柴，或烧稻草，都要把火
弄红一点，再弄红一点



弄旺一点，再弄旺一点

城市的落日
一落到乡野，就大方了
落落大方，舒展着最后的光芒
看起来，就是口无遮拦的日出

牛，在田野剃出刨木花

牛姓什么
不姓牛，姓田
拉犁的时候
那些翻卷的泥巴
像木匠剃出的刨木花

好黑的刨木花
好厚的刨木花
田野的头
剃了几千年

此刻，牛在想什么呢
问它，不答
转身的时候
它叫唤了几声

牛栏里的草
该添一点点
好冷的天
牛也有族谱
日晒雨淋，都翻破了

妈妈和姐姐动作娴熟，弯腰、分秧、插秧，一气呵成，不一会儿就插出了一大片整齐的秧苗。

秧田里，蚂蟥是最可怕的“敌人”，那些软趴趴、滑溜溜的家伙，悄无声息地就缠到了腿上。等察觉到异样低头一看，它们早已吸得圆滚滚的，用力扯下来，鲜血瞬间涌出。只能随手抓把田埂上的干泥巴搭上，顾不上疼痛，又得赶紧接着干活。还有那成群结队的蛾蠓（鸡屎蚊子），像无人机群般围着我们嗡嗡乱飞，专挑双手沾满泥巴没法驱赶的时候下嘴，不一会儿，身上就布满了又红又痒的疙瘩。

为了早日完成插秧，帮忙的师傅们白天用耕牛整理好稻田。父亲下班回来后，趁着夜色，去打肥料，用楼梯去拖平不够平整的部分，俗称“拖楼梯”，至深夜才结束。第二天，父亲一大早又要赶去县城上班……

双抢时节，从早忙到晚，每一天都过得既漫长又煎熬。可如今回想起来，那些汗水、泥巴和伤痛，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让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让我和姐姐、二哥在相互扶持中，变得更加坚强。

